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23
21 July 1987
CHINESE

第四二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7年7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T·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23次全体会议开会。

按照工作安排，本会议将继续审议议程项目4“化学武器”。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任何成员如果愿意，可就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发言。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澳大利亚、阿根廷、印度、加拿大、新西兰和中国的代表。现在请今天的第一位发言者澳大利亚代表巴特勒大使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看到你主持本会议的工作。我们已经十分赞赏你的指导并期待着在七月份继续与你一起工作。而且，我必须表示我们深切感谢埃及大使，你的前任阿法拉尔吉大使，上个月他以熟练的技巧和能干的方式指导了我们的工作。

在本会议及其前身机构内，多年来为一项永远禁止所有国家在一切情况下进行任何核试验的条约——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进行了工作。工作是在两个主要方面进行的：政治方面和技术方面。政治方面的工作就某些角度而言处于令人不能满意的状况，这是众所周知的，我将在以后的发言中谈论这一问题。然而，技术方面的工作已在进行并进行得很好。的确，这方面的发展是积极的，我们澳大利亚人相信，我们正处在实际跃进的边缘。

我所提到的是，下个星期，科学专家组将在日内瓦复会并将就第二次全球性地震监测实验进行工作，这一实验将首次包括交换波形数据的工作。这将成为国际合作的出色显著、意义重大的事件，这不仅仅在于其科学目的，而且在于它表明，将能够核查全面核禁试。在第一次全球实验时，有37个国家参加，75个地震台站之间建立了联系。显然，在下次实验时将至少有同样的数目。

自1984年上一次全球性实验至今以来，地震监测领域内的工作无论是在国家方面还是在国际合作方面都没有停止。请允许我简要阐述澳大利亚自己在国家方面和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方面进行的工作，以此作为此类持续发展的例证。

考虑到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又因为就本底噪声来说澳大利亚是“安静”的大陆，澳大利亚特别适合于在地震监测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科学专家组指定澳大利亚为计划于1988—1989年重大网络试验的四个国际数据中心之一就是对这一点的确认。这四个国际数据中心将完成国际地震监测网构架的要求。1984年，澳大利亚政府根据其支持及早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立场决定，提高澳大利亚的能力，对国际地震监测网作出贡献。1986年9月，澳大利亚政府在坎培拉开设了澳大利亚地震中心，该中心将来自澳大利亚大陆和南极洲的地震台站和台阵的地震资料汇集一处。1987年6月，澳大利亚政府提供了一种新型地震台阵处理机，这将提高对于地震数据的分析。这一系统能够检测和识别出在主要的美国、法国、苏联和中国核试验场地进行的当量低至几千吨的核爆炸，当然，众所周知，联合王国的试验是在美国场地进行的。我们计划在短期内开始经常性地出版一份澳大利亚地震中心公报，提供该中心所监测到的核试验的所有详细情况。我们把这同样看作是符合去年大会关于通报核试验的第41/59 N号决议精神的，在该决议中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包括核武器国家，遵守决议，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它们所具有的关于核爆炸时间、地点和当量的资料。

澳大利亚自身的国家地震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国际合作：与新西兰和与美国进行的合作，联合管理最近提供的Alice Springs地震台阵处理机；以及与参加科学专家组工作的其他国家近行的合作。今年4月30日在阿皮亚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总理签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地震监测协定已经使我国与新西兰的合作正式化。我荣幸地代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代表团向本会议成员国散发该协定的英文本。我还愿提及，该协定正由秘书处作为CD/775号文件以所有语文进行分发。

关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这一协定，我愿阐明以下几点。这一协定有助于科学专家组的努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积极地参加了科学专家组的工作。该协定表明两国高度重视核试验的地震监测。协定重申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于尽早达成全面核禁试条约所作的有力和积极的承诺。该协定表明我们对早日就支持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所需要的核查制度取得进展给予的重视，这是在这样一项条约能够生效之前所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且通过其有效的执行，本身就可以提高达成

一项条约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此类本身就是积极的双边合作有着一种宝贵的示范作用，增进了人们对于地震监测方面国际合作的兴趣，特别是，对于建立国际监测网络可能性的兴趣。我们希望这一协定进一步增强这样的信念，现在已经是建立全球性地震网络的时候了。

1986年7月18日，整整一年以前，我向本会议提交了CD/717号文件。这是澳大利亚关于立即设立一个全球性地震网络的提案。去年未能就该提案作出决定，但是在本会议的记录和报告中都注意到了该提案，而且，就象已经提到的那样，事情正在发展。现实是，即将来临的全球性实验将出于一切实际需要在实验期间设立这一网络。如果通过CD/717号文件所载提案，就将能够确保永久性地设立网络。我们要求本会议在1987年会议结束之前通过我们的提案。这很容易，但具有实际意义，也完全符合在座各位所声明的关于核实验的政策。这将成为本会议一大实际成就。

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现在做这件事情呢？”或者“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事实是，虽然正在进行着各种双边会谈，虽然我们正在这里讨论问题，虽然大会正在通过各种决议，以及具体的集团在其他地方发表了重要的宣言，如政治方面的六国集团，但是很显然，达成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协定还有待于解决。这一协定将会到来，我们相信这一点，因为它是必要的。即使那些说这一协定尚未成熟的人也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协定不会到来。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就干等吗？我们的回答是“不”。我们认为，我们应当沿着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明智的行动方向走下去：为这一构架——一项条约的构架，增添每一块必要的砖瓦，这样，当最后一块砖瓦准备好时，将其添加上去并完成条约时就不会浪费时间。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如果我们在协议达成时没有准备好，这将是悲剧性的。现在建立一个全球性地震网络将意味着我们作好准备。同时，通过表明一项全面的条约是可核查的，我们将能使核试验问题的政治方面和技术方面之间出现积极的互相影响。

这一积极的相互影响的中心部分是我们将要向核试验国家发出的信号。它们说核查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否认这一点并且说，“让我们首先开始谈判，以后再考虑核查问题。”这将对核试验国家意味着什么呢，这将对政治前景产生什么影响呢？显然对此更好的回答是，“如果你们在核查方面有问题，那么是不是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政治方面，这将对严肃认真表达出来的忧虑作出反应，并将解除这些忧虑。建立一个全球性地震网络恰好是这样一种反应，恰好是这样一种解除办法。今年我们应作出这样的反应：我们应通过CD/717号文件所列的提案。

如果我们有了议程项目 1 下的特设委员会，就可在那里讨论该提案。但现在可在全体会议和科学专家组中讨论该提案。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以任何方式对其进行讨论。让我们将其作为国际合作中实际前进的一步，作为朝向禁止核试验的一个首要步骤，并且让我们现在，就在今年，以本会议的名义这样做。

主席：

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美好的话，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坎波拉大使发言。

坎波拉先生（阿根廷）（译自西班牙文）：

主席先生，阿根廷代表团十分高兴地欢迎你回到裁军谈判会议主持七月份的工作。几年以后你再次作为你的国家的代表出现在本会议，这使我们得到了信心和保证，在 1987 年会议倒数第二个月份中我们的工作将取得进展。在这方面，你的获得公认的经验是在我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取得较好成果的有力保证。我还要欢迎美国的新代表弗利德斯通大使，我确实希望与他保持我曾经与他的前任洛维茨大使之间保持的那种密切的友好和工作关系，洛维茨大使一向受到我们的爱戴。出人意料的是，我发现自己竟要同时向以下各位告别：克罗马蒂耶大使，我们向他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达纳帕拉大使，我们祝愿他在履行新的职务时取得成功；以及通韦大使，我们祝愿他在专职方面取得最大可能的良好成功。

阿根廷代表团在今天全体会议发言名单上登记以讨论议程项目 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正在按其职权范围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在普列赛大使的主持下该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正在逐步前进，普列赛大使在这方面的才干肯定是无负于意大利的前辈们的，在为建立一个探索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体制而进行研究方面，意大利一向是一个先驱者。特设委员会已经就其工作计划的第一和第二个项目完成了议事工作，我们知道，这两个项目是有关防止军备竞赛以及已有条约在裁军领域内建立起的法律制度。

在涉及第一个项目时出现的引起人们最大兴趣的问题之一是确定外层空间现在有没有部署武器。为数很少的几个空间大国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答复，例如，声明它们没有在外层空间永久性地部署武器。我们认为，如果国际社会得知到目前为止在外层空间没有部署武器，国际社会才会真正感到放心。我们认为，把这种在外层空间没有永久性地部署武器的情况向公众通报的途径，最好是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在这方面，如果特设委员会增列一个段落，声明派出代表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在外层空间永久性地部署武器，那就是足够的了。这一声明避免了什么是空间武器的复杂问题，因为所要做的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声明，而派出代表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没有部署任何性质或类型的武器。这只不过是一个声明没有部署武器的问题。就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只要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中出现这一声明就足够了，我们希望，没有哪个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拒绝增列这样一个段落。在这方面的一项声明可成为一个出发点，就此可进一步提出带有适当核查措施的较为具体的约束性提议。

特设委员会工作计划项目 2 涉及有效的多边条约在裁军领域内设立的法律裁军制度，在就该特设委员会工作计划项目 2 进行工作时，我们有机会看到有益的交换意见，我们认为，这种意见的交换澄清了这一问题的若干方面。首先，这一法律制度确定，天体只能专门用于和平目的，这是公认的事实，此外，该制度排除了对天体的军事利用，排除了试验和部署核武器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也排除了既不是核武器也不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其他武器。关于外层空间，公认的是它不能受

到试验或部署大规模毁灭性核武器的影响。 另外，不允许在地球轨道上安置核武器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也是得到公认的。 遗憾的是，在涉及试验和部署既不是核武器也不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其他武器方面，还没有就管制外层空间的多边法律制度达成协议。

我们不时听有人说，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应当以公海的法律制度为模式，我们必须要说，这使我们感到不安。 我们认为，正相反，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目的在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它与一个基本目标是相应的，这就是避免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以任何方式与公海制度相象。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为外层空间设立一个与公海法律制度相象的制度，在争取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目标方面我们就将会完全失败。 目前在海洋上的局势是，那里有配备所有类型武器的军事舰队交叉往来，只要看到这一点就足以使人得出结论，可以想象外层空间最不幸的前景就是象公海那样被属于进攻性和防御性的军事性空间物体所横行往来。 海上军备竞赛的现象绝不能在空间重演。

特设委员会现在已经开始就其工作计划第3个项目进行工作，该项目涉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 很显然，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首先必须采取的措施是避免部署武器，这要求在这方面的约束性承诺并通过将确保遵守该承诺的检查制度。 在其他项目方面，裁军谈判会议正在证明，当有了使裁军的目标与国家安全和工业及商业保密的目标协调起来的政治愿望时，就有可能拟定复杂的核查程序。 为什么不能设立一个登记发射入空间物体的约束性制度呢？只要有了政治愿望，这是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事。 遗憾的是，空间大国希望为它们自己在军事使用外层空间方面保留大量的行动自由，并且愿意保持其大多数发射入空间的物体的机密性质。 因此，一些国家活动的秘密性质不可避免地造成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态度。

《1975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为可加以完善的规则提供了适当的基础，首先，完善的方法是建立其约束性质，其次是在规则中列入关于核查的条款，从而能够检查所记录的资料是否可靠。 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有效实

施以及与此相应的核查制度将解决一系列有关和平用途的人造卫星不受侵犯的问题，因为这将有可能确定一空间物体的用途，从而断定其是否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可为登记具有特殊功能的卫星作出类似安排，如观测卫星、预警卫星、监测裁军协定遵守情况的卫星，等等。

在今天，在有关起草裁军条约或协定的各种问题中，可能核查问题最集中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近两年来——准确地说，自大会通过有关核查问题的第40/152/0号这一得到两个军事联盟支持的决议以来，我们确实看到一场实际的外交竞争来表现出谁对核查方案更为积极。今天，核查是任何裁军协定的首要和初步步骤。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正在对十分复杂的方案进行检验，我们全都意识到在核武器试验、以及发射性武器、消极安全保证等等其他问题方面核查问题的形势。在我们所提到的问题方面，核查应当能够解决一些复杂的局面，例如，避免在象化学工业这种普通和广为分散的工业中生产不许生产的物质。目前，正在逐步地以令人钦佩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建立核查机制。

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内对有关核查问题进行的分析未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尽管事实上外层空间的活动来自地球表面十分有限的几个地方。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吃惊。为数极少的几个空间大国也仅有很少几个地方用来将物体射入空间。对设置于空间物体的性质进行的核查可在发射场地进行，这将能够完全排除所有有关送入空间物体的军事或和平性质的各种疑问。显然，在带有军事和战略性质负载的运载工具发射基地实施监测和核查机制将会受到各空间大国的反对。因此，可以推论说，将此类场地开放，对将要安放于轨道的负载进行核查，虽然仅仅是视觉核查，将要求空间大国作出政治决定，使其利用外层空间的政策具有一定的明朗度。总之，在结束这一发言时，我仅要指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完全取决于空间大国政治愿望的简单行动。

主席：

我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美好的话，现在请印度代表特杰大使发言。

特杰先生（印度）：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利用这一机会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会议7月份主席。我们高兴地看到尊敬的埃塞俄比亚代表主持我们的工作，埃塞俄比亚与印度保持着长期、历史悠久的友好和合作关系。我谨愿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你履行职责时将充分合作。我还愿利用这一机会对你的前任，分别于6月和4月份主席本会议的埃及阿尔拉法吉大使和捷克斯洛伐克维沃达大使主持本会议工作的方式表示赞赏。请允许我对最近参加我们工作的新同事印度尼西亚的塔尔米奇大使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弗利得斯道夫大使表示热烈欢迎；我期待着密切地与他们一起工作。当然，我们会十分想念通韦大使、克罗马蒂耶大使和达纳帕拉大使，我与其他各位一样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取得成功。我相信即将返回本国的通韦大使会在他新的和重要的岗位上取得成功。我还想通过各有关代表团对在蒙特利尔组织外层空间讲习班的加拿大政府、以及今年夏季早些时候在奥斯陆组织化学武器公约Holmenkollen研讨会的挪威政府表示感谢。在就本会议面临主要问题中的两个问题产生新的设想方面这些讲习班对我们来说是特别有意义和有幫助的。

今天我在发言中将专门讨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议题。追求核优势的无止境的竞赛中这一新的比赛不仅代价最为昂贵，而且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裁军事业也是最严重的潜在威胁。在裁军谈判会议内，我们具有进行谈判的任务，我们受到阻碍未能在核军备竞赛这一关键领域内进行谈判，这是不幸的，然而，如果我们不做任何事情来防止这一笼罩着整个地球的威胁，那就将是加倍的不幸。

我们意识到蒙古的巴亚特大使1986年期间作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从事自己工作的外交技巧。我们相信，在意大利的普列赛大使能干的主持下我们将能够在1987年期间就这一项目取得实际进展。

自1983年以来，在反卫星武器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方面有着迅速的进展。而在我们的会议内，不幸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本会议看来陷入了各种枝节问题。使我们迫切呼吁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的原因是，我们感到忧虑，谋求以空间为基地的防御系统会导致破坏现有军备管制协定、从而加剧毫无限制的竞争，同

时在这一过程中，打破整个双边和多边安排的网络，增加核战争的可能性，更不用说在这一领域内所耗费的大量资源。

就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进行的辩论由来已久并从未得到解决。我不愿对目前正在加以研制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可能性和／或局限性进行讨论。只要指出将军备竞赛引入外层空间不会使我们从相互保证摧毁过渡到相互保证生存就足够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合乎逻辑的手段是核裁军。

各不结盟及中立国家一向对这种理论表示怀疑，并且已经揭示了将安全理论建立在所谓核威慑逻辑之上的危险。我们的立场一向是，必须防止以空间为基地的武器的研制和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六国倡议特别强调这一问题。新德里宣言呼吁禁止研制、试验、生产、部署和使用所有空间武器。第八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哈拉雷宣言呼吁“裁军谈判会议开始紧急谈判达成一项或酌情达成多项全面防止军备竞赛进入外层空间的协定，从而提高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合作的前景。”特别是，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强调迫切需要“停止研制反卫星武器，拆除现有系统，禁止将新武器系统带入外层空间，以便确保现有保障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条约，以及1972年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得到遵守和加强，并根据最近技术方面的进展加以必要的扩大”。显然，一旦现有军备管制脆弱的网络开始解体，这些条约就会受到违反，进行任何建设性裁军谈判就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们认为，所谓现在没有一项具体禁止采用弹道防御导弹系统的协定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事实是，现已有一个适当而紧密的国际法总体，尽管还不够全面，如果根据关于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条款加以解释，现有国际法不仅能够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而且还能够指明需要通过补充性法律文书的形式加以加强的领域，以提供全面的、有法律约束力的结构。目前，涉及外层空间内军备关系的法律由条约的条款组成。这些条约是双边的和多边的，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为1967年的外空条约和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必须对照其他协定来审视这两个条约。直至前不久对条约的最终目标遵守情况尚属一致，但最近，出现了解释上的分歧。如果我们承认，公正的解释是以忠实遵守条约义务为基础的，这些分歧意见就可以消除。

对现有国际法律制度已进行了一系列详尽的分析。目前我不准备对此加以详述。我仅要说，这些协定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宪章，宪章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根据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宪章也适用于外层空间，通过承认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宪章进一步表明了这一概念。“和平目的”一向被理解为意味着非军事目的。直至1970年代中期，两个超级大国都接受这一解释，空间大国之一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的，性质上不同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和平目的的定义为“非侵略性”。这将意味着禁止将空间军事化。我国代表团认为，外层空间条约中提到了联合国宪章，这就使得“非侵略性”的解释成为多余。对南极条约的理解也加强了这一看法，在南极条约中“和平目的”的解释也意味着非军事目的。

另一个意义重大的条约是美苏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双边条约。某些技术发展和现行的研究方案导致产生了对该条约范围的分歧意见。在考虑到该条约基本目标的同时，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需要的话，可根据最近的技术进步加强该条约的条款。

语义学将使我们对于研究和高级研究、研制和试验、试验室试验、现场试验或示范试验的含义进行复杂的讨论，但这些活动将不是最后结论性的。语言本身是交流的手段。我们认为，在此类语义学面前作出决定的唯一有效标准是接受符合范围最广的和普遍接受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原则的内容。以154票压倒多数得以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41/53号决议提到“符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并促进国际合作与理解”而进行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活动。我们认为，我们都可以把这作为合理的标准接受下来，有了这一标准，我们认为就没有必要对于何为被禁止的内容和何为被允许的内容的释义进行任何辩论。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提到了本会议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前两个方面。对于拟议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方面进行的公正审议揭示了其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又只能证实，研制此类系统不能使我们摆脱核威慑，而通过把我们带入新一轮的军

备竞赛，此类系统的研制只能增加核威慑的危险性。其次，我已试图汇集现有国际法律制度的一些基本内容，如果互为补充地将其加以看待，显然这些内容表明这一法律制度是适度的。然而，有必要使其更为全面。我在提到关于这方面的建议之前，仅愿提及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另一个方面，即反卫星武器。

人造卫星对我国与对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是将技术用于我们人民利益的努力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人造卫星在电讯、气象、遥感、航海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应用。同时，这些功能本身还具有另一方面：核查军备限制协定。在最近，战时作战支援功能也被包括进了人造卫星的能力。有些可能是间接的，例如在通讯和航海方面，而其他这方面的能力可能较为直接，如为进攻性导弹进行目标的确定和导向。对这些能力的认识及其发展结合在一起引起了研制反卫星武器的努力。如果由于人造卫星在核查方面的作用被接受作为一种对建立信任的帮助，那么将其置于危险的边缘就只会恶化紧张局势并对任何危机的局势起到一种破坏稳定的效果。

在几乎所有的导弹防御概念中，卫星被看作具有基本的功能，在进攻时可被用作感测器或中继站，因此，人造卫星必定具有防御能力。这就是在研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除了许多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本身具有的反卫星潜力以外研制改进的反卫星武器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对我们来说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反卫星武器系统之间的区别界限更具有意义，因为这些界限表明能够用来发展一项禁止反卫星武器的条约的办法。主要的反卫星方法，如空间雷、干扰和欺诈手段以及对地面站进行打击与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没有相似之处。弹道导弹系统的功能水平与打击卫星的功能水平是十分不同的。可从友好的领土上对卫星进行打击，确定目标也相对容易，并可在长期内进行，由于此类武器系统在危机局势下使用的可能性大于在敌对形势下的使用可能性，其生存可能性更大，简而言之，虽然有效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打击卫星武器系统的技术是类似的，但其技术差异是很大的。

在制定任何禁止反卫星武器条约时这些区别界限是很重要的。为做到全面和有效，禁止反卫星武器必须不仅禁止实验、研制和部署所有反卫星武器，而且还必须消除现有的此类武器。即使在目前阶段，核查和遵守的问题在获得解决之前很可能要求程度很高的政治上的良好愿望和信任；如果谈判的进行出现任何拖延并可能面临部署问题，这一问题就会变得更为困难。这样一项条约的可能结构可采取一般性做法，附加适用不同类别人造卫星的具体议定书。显然，今天使用的分类方法可能在明天就会变得不再是完整无遗的了。这就说明有必要分别列出附加议定书，可在一般性条约方案总体之下制定此类议定书并将其置于该总体之下。就现况而言，具体议定书可涉及到三个类别，即近地轨道、远地轨道、和地球同步轨道。但是，这仅仅是指示性的而不是完整无遗的编类方式。一般性条款的拟定可表明基本的政治承诺。在本会议内已经提出了这样一项议定书的内容，现在我们有必要全面地发展这一问题。

与此紧密相连，具有较宽范围，适用于所有发射入空间的物体的是1975年的登记公约。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公约需要加强，特别是有关就发射物体特性提供资料的第4条的条款。这样的一项活动完全符合该公约的目标，正如前言所说，“有助于管理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法的实行和发展”。虽然我们从独立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将近四分之三在所发射的卫星是用于军事目的，但在现有制度之下，根据登记公约要求经常提到的说法是“探索高层大气和外层空间”。应当承认，军事和非军事用途的分界线是狭窄的，但为了能够公正地对其进行检查和作出判断，我们需要向这一分界线靠拢。我国代表团将赞成这样的设想，召集一个专家组会议以帮助特设委员会完成这一任务。作为开始，专家组的职权范围将是制定根据登记公约第4条需加以提供的资料的必要参数。这样一项活动不仅将促进前言中所强调的目标，而且还将极大地有助于建立信任。

对这方面有了较好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关于空间物体不受攻击或干扰的多边协定的提案的讨论。显然，这样的一个协定需要合适的核查，在这方面本会议已经收到了有关提案。

我们有办法开始审议旨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具体规定和措施。 印度政府迫切希望，在所有其他代表团真诚作出承诺并合作的情况下，裁军谈判会议将为后人成功地维护外层空间这一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主席：

我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美好的话。 现在请加拿大代表比斯利大使发言。

比斯利先生（加拿大）：

主席先生，在早先的发言中，我曾对你和你的前任指导我们的工作时表现出来的才智和技能表示赞扬。 我将不再对此重复，但是希望大家知道，现在我对我们的智慧更加深信不移。 但是，请允许我利用这一机会和许多我的同事一起对克罗马蒂耶大使的离任表示遗憾，他是我们的英国同事，我还要对达纳帕拉大使和通韦大使的调任表示遗憾。 我们将想念他们各位，我希望今后我们将再次相会。

由于我发言的主要议题将是核查问题，请允许我说，今天早上我们听取的各项发言中多次地提到了核查问题，这是真正令人鼓舞的。 我不知道以前我们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场合，我也怀疑一年以前这种情况是否会出现，因而这是极其令人鼓舞的。 事实上，今天我要求发言是想提交讨论两份文件。 第一份是1987年5月14日至17日在蒙特利尔召开的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和会议观察员代表团团长外层空间讲习班的总结报告。 第二个是加拿大外交部核查研究股汇编的军备管制核查提案纲要。 各代表团不妨回顾，在4月30日的会议发言中，我提请注意加拿大强调为达成军备管制协定进行实际工作。 本着这种态度，我们就此类协定的核查问题进行了不断的研究。 我所要提交讨论的两个文件是这一务实态度的两个例证。

一项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的核心是，缔约国同意放弃、限制或摧毁军备或军事力量，以此换得其他缔约国承担条约义务采取同样行动。 要求各国放弃或销毁武

器来获取其他国家承担条约义务，以此作为保护其安全的可行办法是要求缔约国作出十分严肃和困难的决定。实际上，一国接受一项取代武器的条约，以此作为保护自身安全的一种手段。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行动，因为所有国家政府的一项首要责任是必须保护其各自国家的安全，不管它们对安全一词是如何下定义或如何理解的。考虑到传统的及现代的对国家安全的关注，核查问题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这是一缔约国在一项军备管制协定的生效期间确保信件其他缔约国遵守其义务，同时表明自己诚意的一种手段。

我愿加以强调的加拿大的立场是，认真谈判和起草适当有效的核查条款就防止对一项军备管制或裁军协定的信心恶化来说是首要的。这使得涉及核武器和核试验的各种协定更具有充分的理由。在一个国际有效制裁较少的世界中，核查必然不可避免地发挥着确保一项条约有效并保持有效，减弱或消除紧张而不是造成紧张的一种重大作用。

正如6月19日渥太华关于核武器和法律会议的一次研讨会上指出的那样，可以认为核查能发挥一系列重要职能，但看来其中四种特别重要：制止不遵守情况；建立信任；消除不稳定；以及条约评估。

核查的基本作用是开辟一个监测不遵守一项协定的情况的可靠前景，因而有助于保护一项协定所有缔约国的安全。如果适当而有效的核查增加了可能违反公约一方受到监测的危险，则就会减少通过违反协定谋取优势的诱惑力，其制止作用也就得到了提高。被揭露的违反一方将要付出政治代价。

其次，核查还在于论明对条约的遵守，而不仅仅是遵守或可能的不遵守。持续表明对一项协议的遵守可以建立并保持对其他缔约国的意向的信心。对整个条约法来说，诚意的概念最为重要，在军备管制方面更是如此，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履行条约义务及对条约的解释。因此，在已得到证明的诚意的基础上增强信任可对有关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普遍的国际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样，如果玩世不恭地假设对方必然不可避免地不守信用，则就否定了整个军备管制进程，并有可能成为自说自话的预言。

但是，核查还有着第三个作用，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作用，即，在出现疑问时澄清事实并消除疑问。当发现性质模糊的活动时，有效的核查体制将通过明确的证据抵销不确实的警报。如果对一个活动的合法性继续存在着疑问，将有可能表明条约规定中存在不足，或表明诚意不足。

最后，核查可提供对条约本身的有效性进行监测评价的手段。核查的规定通过提供广泛的客观的，切实相关的数据，可为不断审议和评价一项条约的实践活动提供宝贵的资料基础，并有可能指明在条约本身或其适用方面进行更改的方式，并可为今后的条约提供有用的和建设性的指导方针。

我们在邀请裁军谈判会议各代表团团长及观察员代表团团长出席1987年5月14—17日在蒙特利尔召开的外层空间讲习班时，正是考虑到了上述这些问题。该讲习班的目的在于实际表明，加拿大政府严肃认真的看待裁军谈判会议所接受的“审查，并通过实质性和普遍性的审议查明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的责任。不妨回顾，加拿大代表团已经向裁军谈判会议就本议题提交了一系列的工作文件。我们已经提出了三份工作文件，分别论及外层空间军备管制协定的稳定和不安定的特点；有关外层空间军备管制的国际法；以及涉及外层空间的术语。

这些工作文件的目的并不在于提出特殊的加拿大政府的观点，而是要建立并促进汇集这一领域内的资料，并尽可能全面地阐明问题。我感谢印度代表刚才特别提到蒙特利尔外层空间讲习班，该讲习班的目的与上述目标一致，是为了提供一个在非正式气氛中就一系列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范围广泛的法律问题交换意见的机会，并特别注意与外层空间有关的现有法律制度。该讲习班还使与会者接触到加拿大PAXSAT研究结果的一部分，该研究涉及利用空间为基地的遥感技术进行军备管制和裁军核查。

今天，我愿述及该次外层空间讲习班的摘要报告CD/773，详细报告是该文件的附件。这份报告试图提出讲习班各阶段讨论中产生的问题和观点的摘要。该报告遵循讲习班的目标和气氛，并未试图从这些讨论中得出结论或作出建议。如果有任何代表团或观察员认为其观点未得到充分报导，则我们必须为此道歉，但我们确实尽力而为了。

我们感到很高兴，除加拿大官员以外，35个国家的代表以及一名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的代表出席了讲习班。我们认为，对加拿大政府邀请的这一积极反应证明本会议所有成员国代表团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高度重视。加拿大政府同样具有这方面的兴趣和关注。希望该次外层空间讲习班激发了对本议题的一些新想法和态度，显示出在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许多问题上，意见的复杂多样，我们必须作出努力使这种复杂和多样化的意见发展成为共同的基础。显然，在这一领域内不会有什么“迅速办法”。我们希望这次外层空间讲习班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们争取进展的努力。

现在我要提到军备管制核查提案纲要。不妨回顾，我在上次发言时提到，我曾亲自携带了总理关于和平竞赛的信件。我很高兴上次没有携带这份纲要，这是一份相当沉重的材料。但是加拿大外交部核查研究方案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脱离具体的条约单独审议核查是可能作到并有益处的。一项具体条约的核查条款必须由该协议的目的、范围和性质来决定，但是，关于一般原则、条款和技术的许多重要工作可在实际谈判开始以前，当然还有在谈判期间加以完成。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最近开始审议“核查的一切方面”的问题，这项工作是对有助于军备管制谈判者的程序进行潜在有利的国际研究的一个例证。

由于上述原因，加拿大就核查问题进行了大量特殊性质的研究工作。这一研究的一个方面涉及现有核查提案的规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年月中，军备管制谈判几乎在不断地进行着，从许多来源提出了大量核查提案，可从中得到许多教益。各国政府就目前即使尚未积极谈判也是在进行讨论的军备议题提出了许多提案；有兴趣的分析家制定了其他一些提案并已在公开著作中发表。即使那些几年前提出的提案也仍然可能对现状高度相关。由于这一原因，加拿大政府汇编了一份纲要，目的在于提供一份收自各国政府和政府间机构的出版物和声明及有关本议题的学术著作的几乎700份军备管制核查提案的快速参考目录。我们正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供这份纲要，从而确保所有代表团有机会在同一个以随时可取的形式汇编的综合资料基础上进行工作。加拿大政府希望，这将有助于在发展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方面取得进展。

主席：

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 现在请新西兰代表格雷厄姆博士发言。

格雷厄姆先生（新西兰）：

新西兰与澳大利亚一起联合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地震监测协定以供参考。 这一协定使我们两国多年来在资料方面进行的合作和交流正式化，这种合作和交流在未来的年月中将继续发展和扩大。 除其他内容以外，这一协定反映出地震技术在军备管制方面，特别是在全面核禁试方面可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两国都十分严肃认真地看待全面核禁试问题。 在全面禁试的政策问题取得突破之前，重要的是生产性地将这段时间用于完善技术方面的基础设施，当达成全面核禁试时此类基础设施将使核查成为可能。 我们十分高兴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我们的作用。 我们认为，尽早而不是推迟达成全面核禁试的明智态度用不了多久将会被有关各方所接受。

主席：

我感谢新西兰代表的发言，现在请今天的最后一位发言者，中国代表范大使发言。

范国祥先生（中国）（译自中文）：

主席先生，不久前我曾向你表示祝贺，今天我愿对你取得的杰出成就表示热烈祝贺。 我还愿意再次为埃及大使所作的工作表示我们的感谢。 我还愿对那些已经或将要离开我们的杰出的同事表示我的敬意，他们是联合王国的克罗马蒂耶大使、尼日利亚的通韦大使，他不久将离开我们，以及斯里兰卡的达纳帕拉大使，他已经得到新的任命。 就裁军谈判会议来说这是正常的，人们不断地来来往往，但是，当我看到这么多位杰出的同事离开我们时，我感到相当遗憾。

今天我想谈谈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已越来越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关切，这是有其原因的。中国有句谚语，叫做“风不来，树不响”。两个空间大国加紧发展外空武器的现实，使人们不能不担心外空可能会部署武器的可怕前景。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进入轨道，第一艘“阿波罗”飞船登月成功之时，世界人民热烈欢呼这些杰出的成就，把它们视作是人类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的先驱，当时人们并没有为外空的军备竞赛而忐忑不安。

但是，曾几何时，三十年后的今天，不仅外空充斥了用于军事目的的各种类型的卫星和航天器，陆基的打外空物体的武器早已出现，而且可置基于外空的新型的奇异外空武器的出现也已不再是不可思议的遥远的未来。近年来两个空间大国加紧发展外空武器的活动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空间大国为发展外空武器，不断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并不时传出在研制新的外空武器方面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消息；另一个空间大国也不甘示弱，公开表示在发展外空武器方面“决不允许自己落后”。一个说要加速发展，一个说决不落后，两者亦步亦趋，你追我赶。人们对此自然不会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它们两家虽然也在就外空武器进行谈判，当然，谈总比不谈好，但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未能就禁止外空武器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它们当前的争论只是以什么速度和在何种范围内着手发展外空武器的分歧，是如何按照各自的需要安排发展外空武器的时间表，而不是真正谋求禁止一切外空武器。两个空间大国争相发展外空武器的严峻的现实，理所当然地引起国际社会严重的关切。裁军谈判会议外空特委会能于1987年较早时期较顺利地建立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各国人民对外空军备竞赛严重关注的紧迫心情。

国际社会对外空军备竞赛所以十分关注，还因为外空军备竞赛会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发生质的升级。它们的战略核力量现时已形成大致的均势，任何一方都难以压倒对方。军备竞赛向外空发展必将使双方的战略态势发生新的变化，使核裁军问题变得更复杂和困难，并促使军备竞赛轮番升级，从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军备竞赛向外空发展的严重后果将不仅涉及两个空间大国的安全。

许多国家已在担心两个核大国的载有核弹头的各种导弹会在它们的上空飞来飞去，如果武器被部署到外空，灾难随时会降落到任何国家头上。全世界人民对此自然更为担心。所以，制止外空军备竞赛，防止“外空武器化”是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安全的重大问题。

如上所说，两个空间大国是当前唯一拥有和正在继续发展外空武器的国家。国际社会的注意力，理所当然地集中到它们身上。它们对停止外空军备竞赛理应有特殊的责任。如果两个空间大国真正具有停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政治意愿，就应采取切实措施，承担不发展、不试验和不部署外空武器的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尽快谈判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外空武器的国际协定。第四十一届联大通过的第41/53号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决议，也“敦促苏联和美国以建设性精神加紧其双边谈判，以便早日达成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协议”。

自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这一议题列入裁谈会的议程以来，不少代表团就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提出了内容广泛的主张和建议。外空特委会可以就这些建议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关系的密切程度，分别其轻重缓急，在取得一致认识的基础上，有次序地进行处理。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研究、解决那些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最直接有关的问题上来。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众多的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建议中，一些代表团提出首先就禁止反卫星武器达成协议。现在，反卫星武器是已经存在的外空武器，首先禁止反卫星武器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不反对首先禁止反卫星武器。但是，我也想指出，禁止其他类型的外空武器也绝不应受到忽视，这包括两个空间大国正在发展的定向能、动能等新型反导外空武器和其他外空武器。我们应当禁止一切外空武器。

我在去年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议题的发言中曾经指出，现有的关于外空的国际条约的产生，都有当时的具体情况，因而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外空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由于超级大国利用新的技术把军备竞赛向外空扩展，这些法律文书尽管有其积极意义，但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在的需要，不足以从根本上防止外空的

军备竞赛。为了“外空非军事化”这一根本目标，有必要就缔结新的国际协议进行谈判，并以实现“外空非武器化”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目标。为防止军备竞赛向外空扩展，这一工作不应再拖下去。

外空为全体人类共同所有，应当只用于和平目的。中国反对外空军备竞赛，不论谁搞，都不赞成。我们一贯主张对外空的探索和利用必须服务于和平目的，服务于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造福于全人类。中国作为古代火箭的故乡，曾对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过贡献。在现代，中国人民也正在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我国的航天技术虽然仍处于研究试验和开始应用的阶段，但已在为和平利用外空进行服务。中国已经与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方面进行合作和交流。中国已经和正要发射的各种应用卫星，包括国土普查卫星、地球资源卫星、通讯卫星、广播卫星、气象卫星等，已经并将要有力地促进中国现代化经济的建设和国际间经济、科学和文化的交流。中国人民将尽力为和平利用外空作出自己的贡献。

1987年外空特委会由于有意大利大使普利斯干练的主持和许多代表团的积极参加，它的工作是有进展的。通过广泛交换意见，澄清了一些问题，这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各方的立场和观点。有些代表团今年又提出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新建议。与此同时，综合裁军方案特委会也就外空问题，特别是它的优先地位问题进行了讨论。人们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愿意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积极工作。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想借此机会对加拿大比斯里大使及加拿大政府为我提供机会去蒙特利尔参加外空讨论会表示深切的谢意。加拿大代表团为推动裁军谈判会议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工作所作的出色的贡献是大家公认的。

主席：

我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今天发言者名单到此结束。是否还有其他代表愿意发言？我看到印度代表特杰大使愿意发言。

特杰先生（印度）：

我作为21国集团议程项目3协调员发言。我愿代表21国集团介绍议程项目3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草案载于1987年7月21日的CD/515/Rev. 3号文件，并且已经散发。人们普遍公认，这一议程项目所涉及的防止核战争问题对国际社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一重要性还反映于1985年11月发表的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联合声明中，核战争打不赢也决不能打。

21国集团认为，设立具有所提议的职权范围的一个特设委员会将能使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就本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我们希望这一草案将有助于本会议进行的讨论。因此我代表21国集团请你，主席先生，尽早将这一职权范围草案交裁军谈判会议作出决定。

主席：

我感谢特杰大使对这一文件所作的介绍。

根据本星期的时间表，我愿提到，紧接着本次全体会议，将在本会议厅内召开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联系小组A的一次会议。

在宣布今天的全体会议休会之前，我愿告知各位，比利时外交部长廷德曼斯阁下将在星期四的下次全体会议上作为第一名发言者对本会议讲话。我愿宣布，在这一特别场合我们的全体会议将于上午10时30分开始，而不是平时的上午10时，从而迎合该位部长的时间表。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我们可以这样做。

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23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开始。
本次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于上午11时50分休会。

XX XX XX XX XX